

林婷婷 劉慧琴 主編

漂鳥

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

MIGRATING BIRDS

Contemporary Chinese-Canadian Women's Writings

臺灣商務印書館

New
Variety

新萬有文庫

漂鳥

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

MIGRATING BIRDS:

Contemporary Chinese-Canadian Women's Writings

林婷婷・劉慧琴◎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萬有文庫

漂鳥——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

主編◆林婷婷·劉慧琴
策劃◆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叢書主編◆葉欄英
責任編輯◆徐平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9 年 12 月
定價：新台幣 390 元



ISBN 978-95705-2416-1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萬卷書籍，有益人生

「新萬有文庫」彙編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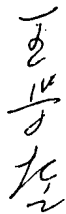
臺灣商務印書館從二〇〇六年一月起，增加「新萬有文庫」叢書，學哲總策劃，期望經由出版萬卷有益的書籍，來豐富閱讀的人生。

「新萬有文庫」包羅萬象，舉凡文學、國學、經典、歷史、地理、藝術、科技等社會學科與自然學科的研究、譯介，都是叢書蒐羅的對象。作者群也開放給各界學有專長的人士來參與，讓喜歡充實智識、願意享受閱讀樂趣的讀者，有盡量發揮的空間。

家父王雲五先生在上海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時，曾經規劃出版「萬有文庫」，列入「萬有文庫」出版的圖書數以萬計，至今仍有一些圖書館蒐藏運用。「新萬有文庫」也將秉承「萬有文庫」的精神，將各類好書編入「新萬有文庫」，讓讀者開卷有益，讀來有收穫。

「新萬有文庫」出版以來，已經獲得作者、讀者的支持，我們決定更加努力，讓傳統與現代並翼而翔，讓讀者、作者、與商務印書館共臻圓滿成功。

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從歷史發展條件看華文文壇成為世界最大文壇之可能性

——寫在《漂鳥——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卷前

根據統計，現今華人口占世界第一。中國大陸二〇〇七年公佈的數字是十四億零六百多萬，臺灣是兩千三百多萬，世界各地華僑、華裔估計約五千萬，所有這些人，都是說華語的。也就是說，全球有四分之一的人使用中文。說中國、中華民族是語言大國、語言大族，不是誇張之詞。

中文又稱漢語，從初民結繩記事起，少說也有六千年的歷史。通常，一種文字年代久了，就會趨於老化甚至死亡，只有中文，可以與時俱進，歷久彌新，它就像一棵神木，老幹加新枝，永遠保持強壯的生命力。中文有精密完整的構成體系，經過悠久時間的演化始告完成，它彈性大，韌力強，可以大破大立，經得起任何新生事物與社會變遷的挑戰。單就文學上來說，中國先秦的詩經、楚辭。兩漢的賦和樂府的民歌，魏晉南北朝的詩和駢文，隋唐五代的詩和民間的歌賦，宋代的詩詞，遼金元的雜劇和散曲，明清的詩和傳奇，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白話文學，一路發展下來，早已把中文鍛冶成表述力、形象性最強的美文，而每一個時段，都對我們的民族語言產生了更新和提高的作用。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的臺灣，文學傾向西化，中文以中流砥柱之姿，與歐美各國的語言交鋒，經過了

一番碰撞，在「取」和「與」、「迎」和「拒」之間作了最正確的選擇，充分證明中文這世界語種的老前輩，一點也不古板、僵化，它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吸納任何新的內容。當年「現代主義」新銳作家主張語言創新，實踐經驗證明，中文的延展性完全可以因應此一變化；任你拉長、壓扁、扭斷、打碎，但一經重組，就可以創造出新的可能，煥發出新的光輝。如此靈敏活潑的語言機能，最適合文學的表達，世界上大概只有法文才能跟它媲美。我們發展華文文學最重要的依仗，非漢語莫屬。

一般人的印象，認為中文難學，其實並非如此。中文有屬於自己的邏輯系統，但並不古奧，它肌理明朗，親切而家常，絲毫沒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初學者只要找到其中的訣竅，就可以循序漸進，登堂入室，領略箇中三昧。也有人說，中文不重視文法，是一種粗糙的語言，其實這是錯誤的印象，中國是世界古典語言學三大發軔國之一，另外兩個國家是古希臘和古印度。不過我們的語言學是另一類的、獨特的，著名語言學家張至恭研究發現，漢語屬非形態語言，形態變化上的限制極少，表面上似乎不特別強調文法，但卻是一種「無法勝有法」之法，使人在自然的學習中領悟出表述的奧秘。

中文的另一特點，是歷代累積的成語成句特別豐厚，形成所謂的「名言」，供後學者採擷，懂得活學活用的人，只要把古人名言重新鑄造，就可以生發出新意。寫作者尊敬這個規範，熟悉這套名言的語彙，寫文章就不愁技術上的出格犯規。

文化符碼的概念，是中國古典詩詞研究者們常常強調的。他們發現，詩詞中的語彙每

每超出文字表面意義而另有指涉，一個詞彙就是一個符碼。譬如說「終南捷徑」，並非指在長安大雁塔上可以遙見的終南山下的那條小路，而是別有象徵；唐代文人每每對自己的人生規劃舉棋不定，究竟是隱居好還是出仕好，所有的矛盾掙扎，都在「終南」這個字眼上打轉，這就是所謂文化符碼。

中文與世界其他語文最大的不同點，是中文是帶思想的文字，帶感情的文字，學習它的人，不可能是不黏鍋，任何人只要熟稔了它，進入它的世界，就不可能僅僅將之視作純粹的工具來使用，一定會同時感染到語字背後的歷史、哲學、倫理、文學意象等等的象徵，在潛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涵泳在中國文化宏大的氛圍中，令外邦人著迷、沉醉，有時使人懷疑學習者是不是忘了當初研習中文的目的，簡直在進行「精神移民」了。君不見很多漢學家比中國人還中國人，從語言貫穿到思想，從思想貫穿到生活，徹底「漢化」，如果再娶個中國太太，最後連穿章打扮、舉手投足都是「老中」的樣子了。在北京、臺北已經有外國人以字正腔圓的京片子來說相聲、數來寶，用流利的中文寫文章。我們夢想中的「世界最大文壇——華文文壇」，將來要加上他們的身影了。

我不知道別的國家的文字有沒有如此大的魅力，如此具有「侵略性」。當然，當年的上海十里洋場，也有人學了幾句「番話」就變成假洋鬼子的，但更多的中國知識分子，都能以相看兩不厭的心態面對西方文化，並且從外文的學習中，體會到中文在世界眾多語文中占有怎樣的獨特位置，從而更寶愛自己的母語。在我交往的朋友中有兩位大師級的作

家，文壇前輩梁實秋和詩人盧飛白（筆名李經），他們「走向西方又回歸東方」的心路歷程，令我敬佩。梁先生是散文大家，學貫中西，他是翻譯莎士比亞、撰寫英國文學史，編纂英文大字典的人，但除了有絕對的必要，他從不說英語，與他交往那麼多年，沒聽他說過半句英語；憶起梁老，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他那襲穿舊了的中國長衫。李經與我相識於美國愛荷華大學，兩人一見如故，徹夜論詩，不知東方之既白。他的英文造詣，好到可以到倫敦造訪大詩人T.S.艾略特，他著名的那首詩〈倫敦市上訪艾略特〉，寫的就是與艾氏見面對談的感受。李經的學問和詩創作雖然如此「高蹈」，但生活簡樸，像個農夫，我向朋友介紹他，說他旅美幾十年，任何時候就像昨天剛從杭州來的一樣。從人格深處散發出來的芬芳，應該才是我們想像的「大文壇」的作家風範。

二〇〇六年九月，廣東韶關舉行「山海相約」詩歌活動，我因事不克與會，寫了一段祝詞，發在大會編的特刊上。我說：「華文文壇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壇，在兩岸三地、兩岸多地、多岸多地一家親一盤棋的概念下。讓我們為漢語詩歌描繪新的藍圖，締造一個輝煌的文學盛世。我期望那集納百川、融合萬匯的大行動之出現！」我發瘋的這段話，並非故作壯言慷慨，而是在非常激動的情形下有感而發。去國十餘載，心中一直埋藏著這樣的期望：使華文文壇成為世界的大文壇，不管這樣的想法成不成熟，也不怕別人笑我淺陋，把它勇敢地說出來吧。經過兩三年的沉思，我堅信這夢想有一天會變成理想，概念沒有問題，以我們的人口（當然更重要的是文學寫作人口），以及漢字傳播的普遍，加上我們在

國際文壇上的熱烈參與，我們有足夠的條件，建立一個世界文學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漢語大文壇。

語文是思想居住的屋宇，高屋建瓴，睥睨四鄰總難免給人以張狂的聯想，但為我們自己營造一間大屋子遮風蔽雨，絕對是必要的。杜甫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我們有杜工部同樣的心情，同樣的盼望！在這個超大號的精神大屋頂下，我們可以展開很多工作：編刊物，辦出版，開大會，組織各種基金會照顧作家生活，更要創設一個像諾貝爾文學獎那樣國際性的文學獎，獎勵全世界的優秀作家，不讓那位發明炸藥的瑞典老頭專美於前。得中國諾獎者或許是位外邦人，但總歸也是「寒士」，也要讓他盡「歡顏」！

或者有人擔心，世界各地有那麼多寫作團體，擠在一個大屋子裏，大家處得來嗎？我認為這是不必擔心的。世界上的族群數猶太人最團結。團結的原因，主要是靠猶太教會的整合。咱們的國家沒有國教，如以文化的方式促進團結，絕對可以達到同樣的功效。目前各地作家儘管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但提到孔子孟子，李白杜甫，誰也不會有異議。一言以蔽之，文學（文化）是我們共同的標準，也是唯一的標準。只要諸「岸」的領導人不亂加干涉就好了。

有人認為，世界上使用最多、傳佈最廣的語文不只中文，英文（印度、澳洲、紐西蘭等）、西班牙文（中南美洲諸國）、法文（非洲的一些國家），也同樣是大語文的幅員範

圍，如果把那些語言相同的國家加在一起，他們豈不也可以躋身世界的「最大」？我想這些國家語言環境跟我們是完全不同的。試將我們要組織世界最大文壇的條件加以歸納，可以舉出下列四點：一、人口眾多，二、語言優秀，三、情份交感，四、文化共融。這四大條件我們一樣都不缺，而英文、西班牙文和法文卻不具備。我們是王道，西方是霸道，根本上是兩碼子事。以別國語言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有些是自己的國家族群太多，語言文字無法統一，不得已而借用外邦語言，以別人的喉嚨發自己的聲音。更多的國家是因為殖民的結果，殖民國以侵略的手段進行語言殖民，被殖民國心不甘情不願地屈從了語言的現實。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人說英文，拉丁美洲各國的人說西班牙文，非洲一些國家說法文，只不過是把它當作純工具使用而已，工具是沒有色彩的，沒有立場的，似乎人人可以得而用之。泰戈爾用自己的母語寫作，也曾用英文表達，聶魯達和博爾赫斯也向西班牙語文借過火，但他們所彰顯的卻是自己民族的心魂。

華文文壇——世界最大文壇的建構，工程浩大，要把各種條件集中起來才可以畢其功。其實我們還有別的仗持，追溯以往，我們發現，早期中國留學生留學日本、歐陸的年代，華文文壇的奠基工作就已經開始了，當時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如今把那些先驅者的文學活動連成一個整體來觀察，就有深刻的意義了。

先說日本。日本由於明治維新的成功，吸引了中國青年的目光，留學東瀛成為當年的潮流。魯迅去的最早，一九〇二年就東渡了。周作人一九〇六年前往，一生迷上了日本。

一九〇六年李叔同（弘一法師）、歐陽予倩等人在東京創立「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等新劇，開中國話劇運動之先河。一九一四年，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田漢籌組的「創造社」成立於東京，該社成員回國後，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此日本的華人作家形成文化氣候。這種情形一直到抗戰開始才停頓下來。

美國方面，胡適一九一〇年赴美，創辦《留學生季刊》，並試寫新詩，出版《嘗試集》，接著陳衡哲、聞一多、梁實秋，加上「五大臣出洋」（康白情、汪敬熙、羅家倫等），也形成了一種聲勢，而白話文學的提倡，使胡適成了整個新文化運動的領頭雁。

歐陸各國，一九一九年間有「勤工儉學」的留學生赴歐，李金髮、林風眠、王光祈在先，徐志摩、袁昌英、梁宗岱、朱光潛稍後，以巴黎為活動場域，這些人中有作家也有畫家、雕刻家，中國美術家留歐的傳統由此開始。

東南亞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東南亞各國的星華（新加坡）、馬華（馬來西亞）、菲華（菲律賓）、印華（印尼）、泰華（泰國）、越華（越南）文壇如雨後春筍相繼誕生，由於此一地區距祖國較近，與大陸文藝界淵源深厚，生活在本土的作家也有很多遠赴南洋，或創辦報紙，或主辦刊物，如郁達夫、胡愈之在新加坡，巴人（王任叔）在印尼，都留下了可觀的文學業績，影響深遠。這種互通聲氣的雙向交流，使海外文壇與本土文壇形神相通，創造了同其血緣卻各具風格的文學風貌，而海外華文文學的特殊情調與異國風味，也豐富了中國原鄉文學的內涵。這幾年由於大馬青年作家群在臺灣旋風式的出

現，使兩地文壇的互動更為頻繁，有些馬華作家往返於臺馬之間，同時參與兩個文壇的文學建設，成為「世界華人文學一盤棋」的最佳樣板。

近三十年來的美加華文文壇相當蓬勃。五、六〇年代，臺灣掀起留學熱，「留學生文學」應運而生，主要的活動場域在美國的舊金山、紐約和洛杉磯這三個華人最多的城市，普遍設有文學社團，也有文藝刊物的創辦，蔚然形成洋溢青春氣息的文風。報紙副刊方面，作家的發表園地多集中在《世界日報》、《明報》和《星島日報》。《世界日報》社長馬克任，辦報之外也主導美國華文文學活動，建樹甚多。加拿大華文寫作活動較美國為遲，近二十年成立的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溫哥華）、加拿大華人作家協會（多倫多）、加拿大中國筆會（加東地區）以及詩人洛夫組織的「漂木藝術家協會」活動很積極。他們在深化華文文學主題思想方面新猷甚多，近年更特別重視與其他地區的華人社團的橫向連繫，邀請聶華苓、劉再復、葉嘉瑩、洛夫、痲弦、王健擔任這些社團的顧問，把文藝活動提升到文藝運動的層次，影響自是不同。

以上的簡述，旨在說明世界華文文學已有近百年的發展歷史，顯然，事實的存在先於理論的提出，建立世界最大文壇的倡議，雖屬隱形宣言，但先驅者們的開拓之功不可或忘。

老子認為，任何人與事，若是分裂就會崩解，存在著重整合。老子曰：「昔之德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西哲也有共相殊相，大我小我，大宇宙小宇宙的概念。共相是一般，殊相是各

別；大宇宙（大我）是世界，小宇宙（小我）是個人；大我小我得到統一，變成一個大意志，才是一個民族，一個大民族，一個大民族如中華民族者應有的作為。建構大文壇，與其說是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世界。它代表華文文學的邁入了成熟，有了文化擔當，如此才可以激動潮流，引領時代。

老子所說的「一」與西方哲學家說的「大意志」同理，但並非一般所說的定於一尊，對文學來說，定於一尊是危險的。文學貴在聯合，聯合不是無意見的凝結，而是眾聲喧譁；不是文學思想或創作路線一致化，更不是強調群性，壓抑個性。聯合的精神是：不同文學觀念的彼此尊重，不同文學作品的兼容並包，不同文學理想的異中求同，不同文學道路的並行不悖；在和諧的氣氛下，以相敬相重來替代孤芳自賞、唯我獨尊，以共存共榮替代各立門派，黨同伐異，這方是大意志大文壇應有的宏偉氣象。那麼多不同的作品蜂湧匯集，一定會亂，我的看法是，真正的文學大家族不怕「五胡亂華」。亂，常常是繁榮昌盛的另一表象，是新事物、新生命孕育的必然過程，所謂亂中有序，那個序，歷史老人自然會為吾人爬梳整理出來，一部文學史就是這麼寫成的。

謹以此文向以《漂鳥》一書為世界最大文壇華文文壇巨廈添磚加瓦的女作家們致敬。

癡弦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一日寫於溫哥華

我們都是漂鳥嗎？

——《漂鳥：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代序

今年年初，林婷婷到臺北來，在臺北來來飯店向曾茂川先生與我談到，她想要編一本加拿大華文女作家的選集。當時我也很贊成，並希望她趕快進行。結果，她很快就找到旅居加拿大的華文女作家劉慧琴女士，共同主編這本旅居加拿大華文女作家的作品選集《漂鳥》。

林婷婷是我於二十多年前擔任中央社駐菲律賓特派員期間認識的文藝界朋友，曾茂川則是新聞局與教育部的駐菲代表。二十多年來，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們各自漂泊不定，但是，我們一直都保持連繫。對於菲律賓，我們有共同的感受與體驗。我們所認識的菲律賓華人，或已移民他鄉，或仍堅守在蕉風椰雨的南國，都讓我們倍感親切與懷念。

我也曾去溫哥華與洛磯山脈一帶旅行，對於加拿大，我也有一份特殊的感覺。我們繞著地球來來去去，我們也是漂鳥嗎？我們心靈如果沒有安定感，是否也像漂鳥一樣，總是要移棲驛動？華人移民在海外，是否心繫家鄉？她們藉著文字散發出來的心聲，是否像漂鳥的呢喃？

無論如何，當我閱讀過這本書的每一篇文章後，心中感到充實。她們來自各方，因緣

際會相遇在加拿大，又藉此出書的機緣，留下了她們心中的感動。或許他日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有人會讀到這些心靈的撼動，感受到漂鳥的心情。

漂鳥也有今天與明天，把每一天都過得充實，人在何方，又有何妨？漂鳥的心情，透過文學與出版，好比把心聲裝在玻璃瓶，讓它傳到天涯海角。讓我們打開來看看吧，或許我們也會有一些感動吧。

臺灣商務印書館總編輯方鵬程謹序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徐學清

一九八二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獲復旦大學現、當代文學碩士學位後在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任助理研究員。一九九〇年應邀赴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系為訪問學者，後獲多倫多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為約克大學文學語言學系副教授，中文教研室主任。出版《孔子的故事》，主編《楓情萬種》，發表中英文文學評論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加拿大華裔文學和婦女文學研究。目前研究的中心課題是加拿大華裔文學。

前言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加拿大華文文學首部女作家作品選集，全書選入當代加拿大華人女性作者、學者的小說、散文、隨筆、詩評共五十篇。本書作者遍佈楓葉國東西諸省，及在大陸和美國居住的加拿大華裔，其中有好幾位是英漢雙語作家、學者，她們都有多年豐富的寫作歷史，更有眾多作者榮獲加、中國家級和臺灣、香港各種文學大獎。

加拿大的華文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多，作品也比她們的異性多，藝術成就亦不讓鬚眉。雖然由於版權的原因，已經收入各種文集的女作家的代表作不能被編入，這部選集仍然從廣角度真實地展現了她們十多年來的創作實績。除了個別散文遊記之外，作品大都以女性為主角，描繪她們作為女兒，妻子，母親，和獨立女性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和家庭環境中的喜怒哀樂和生活感受。她們在異國他鄉的文化身份的定位在這部集子中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加拿大華人濃烈的女性話語，暈染著多元文化多色多歧和作者個性多姿多態的斑斕。

作為女作家作品集，很自然地，這部集子在很大篇幅上表達了女作家對女性問題、女性的獨立意識，女性與男人之間的關係的見識，尤其是那些對在楓葉國裏的婚姻，愛情，家庭生活的描寫的篇章，形象地反映了這些女作家的深沉思考。葛逸凡的小說《醜女奔